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百家公案 第二十四回 判停妻再娶充軍

斷云： 受苦受刑鄭月娘，逆天大罪崔君瑞。

驛中遇兄伸冤恨，包公一判永充軍。

傳聞包公巡撫南直隸，蒞政一清如水，愛民德溥如天，威震一方，明燭萬里。時越州蕭山縣崔君瑞，授金華縣知縣，同妻鄭月娘赴任三年，歷滿朝京。來到琥珀嶺黑鬆林，遇著一伙打劫強人，將文引、官憑、金銀、首飾盡行劫去。那時君瑞不得已，將妻月娘寄在萬花橋王婆店，逕投蘇州府，謁尚書蘇舜臣，備道琥珀嶺被賊劫去文引金銀數事，哀告尚書，營謀原職。

那時舜臣聽罷，就留住府中，詳問：「令堂、令正安在？」君瑞答道：「老母早喪，妻室未娶。」尚書云：「山妻單生一女，名喬英，未曾許配。賢契不棄，可與小女諧百年之好乎？」君瑞答道：「蒙大人錯愛，下官敢不從命。但生猥微，千乞佳配令如玉也。」舜臣云：「說哪裡話？」於是安排筵席，令侍女梅香，請夫人小姐出來，與君瑞相見，就喚喬英與君瑞拜了天地。二人綢繆琴瑟，共效鸞鳳于飛。君瑞遂歌詩一首以遣其情。

詩曰：西山楚水路非賒，結會良緣更可佳。

合巹杯中浮蟻首，玉欄杆下醉春花。

乾坤大道持悠久，琴瑟清聲善室家。

喜氣洞房花燭夜，寧殊海上泛仙槎？

又過半年，尚書為崔君瑞營謀遷官，遣王汴往京打乾。汴至萬花橋王婆店買酒吃，月娘近前萬福，特問：「官人從何而來？」王汴道：「小人從蘇州而來。」月娘道：「既從蘇州到此，我丈夫名喚崔君瑞，為朝覲被賊劫，逕謁蘇州蘇尚書，未識官人知否？」那王汴素與君瑞不合，忙答道：「小娘子，你是他妻子，緣何不隨他同去？」月娘道：「他寄在此，一去六個月不曾轉，未知何如？」王汴道：「我如今為他事過京，他到蘇州蘇尚書老爺府中，娶了蘇小姐，又乾起官，去別處做。」

月娘大哭叫天。王汴道：「娘子你不要慌，待我去京回來，帶你一同前去府中，有何不可。」二人言罷，相別而去。

不覺半月，王汴轉到王婆店，同月娘前往蘇府。見了夫人小姐，哀告了前情一番。忽然君瑞出來，乃見是前妻月娘，遂喝道：「這逃奴，焉敢至此？拐帶金銀，其罪未完，是何人引你進府？」喝令左右棒打一番，隨即寫下解批一道，將月娘解轉蕭山縣，陰賄王汴解到半路傷她性命。王汴領命起解，蘇小姐悄然著梅香送二十貫錢與月娘路上使用，又叫王汴不可害死她命。月娘受訖去了。約來數日。王汴放她自回，轉至府中，雲及鄭氏身亡，君瑞喜不自勝。

月娘行至廣平驛，陡遇一上司在驛安歇。這上司官即月娘兄鄭廷玉是也。月娘思量吃苦，無奈只得具告於上司台下。廷玉見狀，乃是親妹子月娘，詳審相別原由，月娘將受苦前情逐一告知，又訴君瑞停妻再娶一事是實。廷玉聽了這場言語，其事是實，遂叫一聲：「妹子月娘，我是你兄廷玉。」月娘抬頭，果見是兄，兄妹相認，二人大哭一場。月娘跪告：「老兄得了大官，光顯門閭，但小妹不得蘇小姐及王汴憐憫饒命，安有今日之生乎？乞兄代伸此冤，死亦瞑目。」廷玉大怒云：「賢妹不必憂慮，兄自有區處。」次日逕往包府，具告崔君瑞停妻再娶。拯遂差趙虎、黃勝前往蘇州牌拿君瑞到台。不數日，君瑞跪在廳下，拯問：「下面跪的是誰？」左右云：「崔君瑞也。」

拯喝令趙虎把君瑞捆打四十，用長枷枷起。君瑞聲言告饒。拯怒罵：「匹夫無知，枉為司牧！能斷他人，全不思自己，玷辱朝廷，貽恥官帽。貪污苟且，是何道理？且停妻再娶，罪該充軍。」君瑞低首無對，直招前情是實。於是申奏朝廷，擬崔君瑞通州充軍。即日又將君瑞拷打一番，斷鄭月娘、蘇喬英仍與君瑞相配。次日寫下解批，令張千、趙虎押出三人往通州去了。

自包公判君瑞之後，哪個敢停妻再娶？後來案卷云云